



【浮世绘】

跃入属于她的自由世界

□明前茶

整个夏天,像一只熬红了眼的鹰,小欣一声不响地蹲坐在救生员的瞭望台上。这是隶属市区老体育场的露天游泳池,票价便宜,暑期人流如织,铁制瞭望台被炙热的阳光烤得滚烫,小欣被晒得面孔发红,空气中好像遍布小小的钢针,扎着她的每一个毛孔。

每过15分钟,小欣要巡场一周,观察泳池边做热身运动的人,以及在泳池中上下浮沉的男女老少,是否有异样的状态。为了防滑,小欣甩掉了拖鞋,泳池的边缘已经被晒得发烫,她踮起脚跟,一颠一颠地昂头巡视的模样,就像一只卡通片里直立行走的猫。小欣知道,前来游泳的皮娃们背地里叫她“傲娇的走猫”,不过,她只是在心底笑了笑。

回到瞭望台上没多久,忽然,她的神经好像被某个危险信号“当”地弹拨了一下,她一秒钟也没有耽搁,下了瞭望台,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往深水区。接着,她快速入水,激起了不小的水花,在几秒钟之内,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像一只不服气的青蛙,蹬踏着两条腿,被小欣奋力拽上泳池边缘。小欣正想实施急救,男孩气得捶打小欣的肩膀,挣扎着表示:“你才溺水了呢!我刚刚在打赌!就因为你,我输掉了5根雪糕。你赔我雪糕!”

与男孩打赌的同伴从水里钻出来,发出好像白杨树叶拍手般响亮的笑声,他们嘲笑小欣大惊小怪,嘲笑她连老练的潜水与慌张的溺水都分不清楚。

小欣显然不是头一次遭遇这样的质疑,她淡淡地说:“我是一个救生员,我只负责排除风险。至于你们是在正经游泳,还是在水下演戏,我是没法判断的。这5根雪糕,当然得你自己清了,小椰子树。”小欣自从当上救生员,给人起诨名的本事见长,那些“浪里白条”的泳帽上有什么显著的特点,帽子的主人就会有什么绰号,海豚、菠萝、鲨鱼,还有向日葵,的确是十分形象。

小欣是我姑妈家唯一的孩子。做救生员的第一个夏天,她的身份是一个沮丧紧绷的高考落榜生。在高考放榜后,小欣没好意思回到母校,去参加她的18岁成人礼。班里一共54位同学,连大专也没有考上的,只有小欣和另外一位男生。小欣设想,若回班与同学见面,那些收到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学就要小心翼翼地掩藏自己的喜气了,同学还要想办法来表达对她的慰问,这慰问,又如何才能不伤她的自尊心,这是很伤脑筋的。

小欣是一个体谅他人的孩子,又认真负责,只不过,一看到数理化的题目,她的脑子里马上充斥着迷茫,就好像一百条蝌蚪游过来,要她分辨某一条蝌蚪是哪只青蛙生的一样困难。一家人坐下来,商量小欣要去哪个领域找工作时,姑父认为,女儿适合需要负责任的工作,这工作最好规律、单纯,与人打交道,而不是与复杂的逻辑和计算打交道。

姑父与姑妈坐在一起回忆,女儿求学的这12年中,何时绽放过笑颜,姑妈想起了:“在水中!女儿一跃入水中,那一脸愁眉

苦脸的样儿就消失啦。”小欣5岁开始游泳,到8岁,她已经掌握了四种泳姿。在陆地上,在课堂中,她一直那么晚熟又钝拙,脸上笼罩着为功课而苦闷的阴云,但只要跃入水中,进入那一池闪烁着粼粼光影的碧水之中,她的眼睛也敏锐了,头脑也灵活了,四肢活跃,核心力量强劲,她重获了对身体、对命运的掌控权,她不由自主地微笑,一改往日的焦躁与自卑。

小欣考出了游泳救生员的证书,在离家不远的体育场,找到一份值班救生员的工作。干上有兴趣的工作,一般人总会想方设法渡过难关。发现“小椰子树”赔了5根雪糕面露不爽之后,小欣便主动给这帮“潜水艇”小伙伴讲起她5岁时在乡下奶奶家学游泳的故事。

在乡下,没有标准泳池,为了预防孩子下水后出危险,不少父母在下田前,必要用一块裁缝用的划粉,在孩子的小腿上做记号,如果傍晚回来发现孩子腿上的记号没了,父母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顿追打。小欣说:“可是,乡下太热了,太阳把西红柿晒裂了,把丝瓜晒得很干,叩打时空空作响,去菜地里摸一个香瓜、几条黄瓜,满身的汗就有可能把那划粉记号冲掉,为啥要白担着下水的名分呢?为了可以光明正大地下水,所有的孩子都去捡蝉蜕、捡野鸭蛋、捡酸枣,好卖了买划粉。有了划粉,小伙伴们就可拉着柳树的枝条,从河岸上往下跳了。知道为啥在跳水的时候,要拿柳枝当荡绳吗?知道在水下,黄鳝洞和水蛇洞有啥分别吗?”

晒得黝黑的“小潜水艇”们都被问住了,脸上浮现好奇又羞愧的颜色。自从小欣讲过“游野泳”的孩子如何规避水下风险,这帮不服管的少年,背后就不再叫她“走猫”,而是叫她“教练”。

小欣做了8年游泳救生员,目前,依照她自己的意愿,依旧没有转岗成教练。虽然她早就考过了深水证和游泳教练证,但似乎,她对踞坐于瞭望台,以及每过15分钟就要巡场这件事有出人意外的持久兴趣。她感觉敏锐,总能提前发现哪些泳客爱抽筋,哪些泳客会突然失去动力与平衡,哪些泳客面露疲态,在他进入深水区的时候,要格外当心。她收获了数面锦旗,自然也常因为“神经过敏”而被救上来的泳客抱怨,但面对后者,她只是默默地抹一把脸上的水,以深鞠躬来平息他们的恼火。

是的,她并不在乎多下一次水。没有做过游泳安全员的人,根本不会懂得,在神经高度紧张之后,进入水中的刹那放松有多么珍贵。凉爽的水吞没了她,就像洋流吞没了搁浅的鱼那样欢快自然,她能听见水的咽喉发出的声音,像深海中鲸鱼的呼吸孔发出一声吟唱,接着,水温柔抚摸她的声音,就像无数珊瑚触手在欢快摇摆,发出沙沙声响。那一刻,曾经因为读书不如别人而积累的所有压抑,都烟消云散了,她跃入了属于她的自由世界,获得了独属于她的价值感。

她并不奢望有多少人理解她,就算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懂得这种价值感,也是莫大的充实与幸福。

(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散文学会理事)

□李晓

金铜色的阳光,镀亮我们这座岁月静好的城市。75岁的周大哥又出新书了,这履行了他65岁那年许下的诺言——每隔5年出一本新书。上一本,是他70岁时自费出的一本诗歌、散文合集,正规书号,印刷1000册。

新书出版时,正赶上周大哥的70岁生日,他将新书首发式安排与生日宴一同举行,我作为他多年的好友也参加了这次宴会。亲友们轮流上台祝周大哥生日快乐,祝贺新书出版,周大哥听得眼泪汪汪,双手不停作揖,表示感谢。

新书搬运回家后,周大哥和我一起确定赠书人的名单。他打捞着自己的记忆,能够想起来的亲人、朋友、邻居,他都工工整整用小楷字写在名单上。记得那天一共写下400多人的名字,这些在周大哥脑海里沉沉浮浮、或深或浅留下过印迹的人,他认为送上自己的一本书,是情谊的一种见证。为了这个名单,周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工夫,他几乎动用了自己盘根错节的全部关系,才把这些人的住址、电话号码一一标注在名单上。然后,就是按照地址亲自上门送书,外地的就用快递寄送。

周大哥给一些老朋友打去电话,有时,陷入记忆混沌里的对方一时都想不起周大哥是谁了。一位随儿子定居在上海的老友,大半天想不起周大哥是谁,周大哥说:“老王,我就是住在五显庙巷子里的老周啊,你不记得了吗?那时我常给你家送肥皂去啊。”电话那边,老王听说周大哥出了书要送他一本,客气地谢绝了,他首先祝贺周大哥成了作家,然后声明自己眼睛患了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看电视也是靠听,早不读书了。周大哥叹了一口气,说:我还是把书快递过去,作个纪念吧。

我和周大哥是忘年交,当初我称呼他为“周叔”,“周叔”纠正我说,还是叫大哥吧,这样好一点。我与周大哥交往了三十多年,他总是呵护着我,容忍着我喜怒无常的脾气。周大哥实在是好脾气,有谦谦君子之风,喜欢帮助别人。我与周大哥认识时,还在县城大江对岸的一个小镇工作,我对县城的生活充满了向往。我守株待兔一般等着命运的翻转,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欲与县城工作的才子们一比高低,

我以每天写一首诗、一篇散文的速度,强迫自己在县城文坛“异军突起”。那时,我时常去县城闲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想打开一下“格局”。周大哥那时是工厂车间主任,穿着厂里发的劳动布工装,他经常在家里下厨做菜,款待他的车间工友们,工友们无拘无束与“周主任”开着玩笑、说着段子,笑声从小屋里传出,作为唱和的,是小巷里那棵老黄葛树的叶子在风中哗啦啦响,叶片在风中翻过身子,银白耀眼。

周大哥给工友们这样介绍我:“这是在镇上工作的作家小李,有朝一日要让我们刮目相看!”我听到这样的介绍,心中有暗喜,也有惶恐不安。周大哥也是一个文学发烧友,他把自己写的文学作品打印成几本小册子,送给县城的文友们。有一天,车间的工友们说:“我们一起帮忙为你出本书吧。”周大哥摆摆手,说:“这个真没必要,要出,也是我自己想办法。”

三十多年的日子过去了,风吹草动,流水落花,我们都用时光的滤镜辨认着属于各自的世界。日子有时缓慢如蜗牛,那是内心在经历种种困惑、挣扎;日子有时又呼啸如高铁,仿佛只是倦怠之中简单打了一个盹儿,睁开眼时已过了万水千山。在这座城市里,像周大哥与我这样的普通文学爱好者,有的中途离场去经营更实际的事业,有的半路改弦易辙后人生风光无限,绝大多数已经远离文学了。只有周大哥,在朝云与晚霞中,在日子的云卷云舒里,坚持着发自本心的书写。我从不评论周大哥的文字质量,他极少发表,也发表困难,但他跟我说,写作与婚姻,是他这辈子自己选定的事情。他还说,文学滋养了自己。

网络时代,有人喜欢刷屏获取信息,有人读不到500字就昏昏欲睡,像周大哥这样的民间书写者,写作的意义何在?前几天读到一篇文章,文中说,抛开那些视觉、听觉的感官刺激,文字依然是最朴素、最本真的表达……文字的在场,让每个人能够从中看见更大的世界,找寻灵魂的居所,解析当下的悲喜,延展生命的长度。

我把这篇文章微信转发给周大哥,周大哥看后,给我发来一个拥抱的表情符号。这是一个温暖的拥抱,让我生长在这座城市里的根须又悄悄地延展了。

(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